

# 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八

## 三大守將被逼被害

李郁塘

### 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

#### 省府改組伊方杯葛

民國卅六年五月廿八日，新疆省政府再度改組，人事異動幅度之小，可謂創下改組省府紀錄，僅走了三個人，來了兩個半。所走的三人是：主席張治中、祕書長劉孟純、副主席鮑爾漢。而新來的兩個半人是：主席麥斯武德、祕書長艾沙、副主席伊敏。因伊敏是由建設廳長升任，而仍兼廳長。因此只能算是異動了半個人。其他各廳處，上自廳處長，下至科股員，均未更動一人。其所以如此者，蓋在仍維持聯合省政府的樣板使然。雖然省政府改組甫行一週，就遇上吐（魯番）、鄯（善）、托（克遜）三縣的武裝暴亂事件。幸時僅半月即被救平。新主席爲了息事寧人，並未向阿合買提江等，提出責難。以便繼續維持張治中式之省府原樣。然而史達林却不作如是想，他認爲新疆省政如由一位擁護國民政府的維吾爾族人，長此主政下去的話，那他攫取新疆的宿願，從此就成泡影，永難實現。於是就藉口此次新疆省府改組，事前既未徵求伊方同意；事後也未

有隻字通知他這個「和事佬」。僅由張治中獨斷專行，片面改組，當難獲他同意。同時對阿合買提江等也非常失望。先令彼等參加政治滲透工作，在省議會成立時竟全軍覆沒，連副議長也未拿到。繼令其在省城與吐、鄯、托等地，發動武裝暴動，並令外蒙軍作聲援。也迅被國軍救平。真是文既不成，武又失敗。爲了懲處不力，不得不下令將彼等撤回，好藉此來拆麥斯武德的台。再在新疆境內製造亂源。豈不收一石二鳥之效！

阿合買提江在接得史魔撤出新疆省府的命令後，先令民政廳副廳長賴希木江，以返伊省親爲由，逕向民政廳長王會善請事假半月，首先離迪返伊。繼令副祕書長阿巴索夫，向前任祕書長劉孟純請病假一月，要返伊醫病。阿巴索夫出此下策：第一表示不承認艾沙爲新任祕書長；第二是不信任省立迪化醫院。緊接着也離迪返伊。隨後再令教育廳長賽福鼎（即匪治維吾爾自治區主席），以返伊請示重新參加省府事宜，由他照准，向長官部備案後，就搭中蘇飛機返伊。最後阿合買提江本人，以到機場送客爲由，竟偷搭中蘇機，悄然離迪返伊。就此伊方方面參與省政大員，在是年八月間全部撤走。

#### 史魔藉詞提出抗議

伊方人員來去如此方便，就是因在盛世才主政時，與蘇俄組成中蘇航空公司的緣故。而該航空公司，名雖爲中蘇合辦，其實權完全操在俄人手裏，上自總經理下至場站員，清一色都是老毛子（新疆人對俄人之統稱）。航行飛機都是俄國製，駕駛人員都是大鼻子（俄人的代名詞）。中國人僅能當個售票員而已。該公司的航線：西起俄屬中亞哈薩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圖，東至新疆東部重鎮哈密縣，中經伊犁城與迪化市，連頭帶尾總計四站。每站的距離，以當時的航速來說，大約都是兩個小時。因此老毛子們以及伊方人員，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。真是方便之至。

時至民國卅六年八月，當伊方人員全部撤走以後，史達林就向張治中提出正式抗議。並經外交途徑，經由蘇俄駐華大使羅申，就近在南京將抗議書親交張治中，書內說明阿合買提江等人之突然離迪返伊，完全是受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等人，以武力壓迫使然。伊方人員因感安全沒有保障，不得不採取離迪返伊之策。因此新疆聯合

省政府之解體，應由宋希濂等人負責等語。

## 張治中到迪化訓人

張治中接得史達林的抗議書後，認為事態嚴重，不得不返新一行，親自去作處理。他雖急流勇退，見好收場，巧辭多事的省主席職位，但仍任西北軍政長官之職，對於新疆的動亂，以及安撫伊方人員，還得負責。乃一面向中央政府說明新局轉變之嚴重，必須抽暇返新的理由；一面又向「國共美」三人小組請短假。星夜搭機趕返迪化。在返迪翌日上午八時，就以電話召集迪化市內文武機關，凡荐任及上校以上首長與主管官員，必須於九時以前齊集長官大禮堂（迪化人統稱之為西大樓）。召開緊急軍政擴大會議，共商伊方人員撤走事宜。筆者已奉命辦理結束區警察局的

事宜，正由哈密趕到迪化，向民政廳請示結束辦法。另一原因王曾善廳長有意讓我接掌民應第四科科长（主管全省警政業務），因該科科长當時因案在押。竟被民應派我代理出席。以筆者親身經歷，此次會議雖名為軍政擴大會議，但在事實上會而未議。會議其間，首由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，擔任會議總指揮。將到會文武官員，以文左武右因應禮堂地形，排成了一個長方陣，完全是聽訓的陣容。時到九時五分，張治中板着脸孔，滿臉怒容步入會場。除由宋希濂將軍以總指揮的身份，先喊「立正」，俟張治中步上講台後，繼喊「稍息」二聲後。其餘的時間都是由張

治中一人發言臭罵，他一開口就說：

「本人經兩年多的心血，所達成的本省和平局面，一夜之間，就毀在你們這些人的手裏。今後新局又要走上亂途，你們叫我如何向中央交代？」接着他用右手一指站在右邊宋希濂的鼻子，又說：

「你只知『軍事勝利』，不懂『國家利益』。要知『國家利益』遠勝『軍事勝利』多多。於今你逼走了伊方人員，今後叫我怎麼辦？只要他們在迪化留在省府，我就有駕馭他們的辦法。此刻他們全都撤走，不僅有事找不到談判對象。如再進而挑起亂事，此一責任究竟是由你負起呢？還是由我承擔呢？」

張治中一向是巧言詭辯的能手，尤善強辭奪理，竟然製造出「國家利益」大於「軍事勝利」的名詞。真是秦趙高第二，能指鹿為馬。假使「六六暴動」，真得成為「伊變事件」第二，你張治中此時還能站在西大樓的講台上，來臭罵這些維護新疆大局不墜的文武官員嗎？

宋希濂，習慣了以服從為軍人天職。雖然被人指着鼻子挨臭罵，當時臉色也曾一陣紅、一陣白的表示內心不服。但始終未回辯一語。在場的其他文武官員，此時此地都變成「國家的罪人」！誰還敢發言置喙呢？取消軍政擴大會議，就在張治中以大白臉的角色，演了一齣獨腳戲。其他參與會議的文武官員，都站在台下變成觀眾。因他的劇情太離譜，戲詞也沒好感。所有觀眾沒有給他拍一下巴掌。時經廿分鐘，就悄然落幕。

政擴大會議，其目的就是要堵住在场人的口，換言之也就是不讓全新疆的人出來說話。好讓他再度媚史親俄，為所欲為。因為史達林對他提出的抗議書，是走正式的外交途徑。於今張治中於臭罵大會落幕後，也走外交的路子，即時召請外交部駐迪外交特派員劉澤榮氏相陪，再度紆尊降貴去拜會俄帝駐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。當二人見面寒暄過後，張治中因有事求人，也就首先發話的說：

「阿副主席等突然離迪返伊，真是出本人意料之外。希望台端站在調人立場，請再出面調和一次，好讓返伊大員，早日重返省府再度合作。」

這件事本人已不能應命，因本人已接史達林元帥的電示。如讓阿副主席等返回迪化的話，首先必須獲得彼等安全保障。獲得安全保障的先決條件，就得必須先將駐新反俄將領，一齊調離新疆。才可達成台端的要求。因而此事能否達成，全權仍操在台端手裏。」

張治中一聽波米諾夫的回話，是史達林要假他的手，將反俄將領調離新疆，這與他的親蘇政策，並不相背。當然可以接受。不過還得問明反俄將領，指的是那幾人？知悉姓名才能着手。免得將來調走張三，又指出李四，那就永無休止。不僅徒勞，反而無功。於是接下又以請教的口吻，繼續接說：

「不悉史達林元帥心目中的反俄將領，指的是誰？」

「據我所知，史達林元帥指明的有三人：其

俄指名撤換三將領

張治中返新以後，席不暇暖，就召開此一軍

一是時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上將；其二是南疆警備總司令楊德亮中將；其三是吐、鄯、托區警備司令田子梅少將等三人。」

張治中一聽波米諾夫僅提三人，人數不多可以接受，當下點頭應允，接又說：

「此事讓我相機處理，務必將此三人分別調離新疆，冀以達成史達林元帥的要求。不過仍請閣下相助，先請阿副主席等，早日返回省城，繼續參加省府工作。」

波米諾夫一看張治中急欲阿哈買提江等早日返回迪化，更是伸直了腰板，然後很神氣的回答：

「據我所知，在上述三將領未離新境之前，要請阿副主席等，先行返迪之行，在事實上是不可能辦到的。不過本人可以保證，當上述三將領離新之日，也就是阿副主席等返迪之時。」

### 宋希濂去陶峙岳來

張波再度會談，到此告終。在波米諾夫來說：他已達成史達林的要求，可謂不辱使命，有了完滿的交代。在張治中來說，調離駐新三位反俄將領，不僅於他無損，反而少了三個礙手礙腳的人物，何樂而不為。蓋因宋、楊、田三將軍，都是出身黃埔一、三、四期的前期同學。平時只知信仰最高領袖，戰時只知保土衛國。對於張治中想當西北王搞派系多不表贊同，每有扞格。反而對於坐鎮西北多年的胡宗南將軍，多所聽命，願受節制。也就因此，張、胡二人的心中，也都結上一個不愉快的疙瘩。於今他聽到波米諾夫轉來

史達林的要求，要調離這三位反俄黃埔前期生，就滿口答應。好借此機會調來一些聽命於他本人的將領入新，豈不快哉！

在邊疆地區一下要調動上、中、下三位將軍的事，談何容易？好在張波會談時，也沒談到時間限制。同時由波米諾夫口中，也可測得俄方在等待撤換三位反俄將領期間，也不會發動伊方再度生事。於是張治中在結束會談，向波米諾夫告辭後，也就放慢脚步，穩紮穩打的去進行駐新將領的異動安排。

張治中親俄媚史，吃裏扒外，爲了接受史達林的要求，就得撤換駐新反俄將領。在順序上，第一個被開刀的當屬宋希濂上將。但去人容易，來人很難。第一要能明瞭西北軍情者；第二在思想上不反俄反共者；第三還要俯首聽命於自己者。本此三個條件要選一位上將，不僅當時在迪化在蘭州，難予物色。即隨後到了南京也無法如願。在萬般無奈，遍覓不着的困境下，只好讓甫行升任副長官的陶峙岳再作馮婦。因陶某當時對張，正是感恩圖報，馬首是瞻的時候。因此最後決定調陶返新兼任警備總司令之職常駐迪化。將祕書長劉孟純調返蘭州，替他代拆代行。就因有此諸多週折。當宋希濂上將由新調鄂，出任軍團司令時，時序已進入民國卅七年的五月了。

俟宋希濂上將離新赴鄂後，依官職的順序，就輪到楊德亮中將了。張治中以西北軍政長官的職位，調動一位中將，比較容易多了。乃首先下令調楊中將出任虛懸已久的長官部參謀長之職。繼令原任長官部政治部主任趙錫光中將，調任喀

什接任南疆警備總司令。趙某担任長官部政治部主任多年，一向坐不而言反共，立不語抗俄，因而被張治中看中重用。

### 楊德亮也被迫離新

楊德亮將軍被迫離新一事，在新疆人的心目中，深感不平，覺得冤枉！史達林要求張治中，調離駐新軍事將領，當然是根據外蒙軍入侵未果；與吐、鄯、托三縣武裝暴動未成而來的。然而此兩事，根本與楊將軍扯不上關係。蓋因當時楊氏甫接南疆警備總司令之職，遠在三千里以外喀什區，正在埋頭實幹，作其保境安民的工作。與北疆的軍事衝突，可謂參商兩端，風馬牛不相及。於今張治中硬是挾住脖子將楊德亮迫離新疆，真是豈有此理？其實在骨子裏，史達林憂懼楊德亮，尤過於宋希濂。原因楊德亮是一位回教將軍，而南疆正是回民聚居之地。遍地都有清真寺。楊氏每日每週，每藉做大小禮拜的機會，先求民隱民瘼，跟着對症下藥，再爲民造福。因之時日一久，軍民就打成一片，他的一言一行都能獲得居民的信服。最明顯的一個例子，如省議會成立時，適楊氏赴省洽公，他就依宗教關係乘機向省議員們推荐正副議長人選：竟如楊氏之願，就是明證。如今楊將軍出任南疆（喀什、阿克蘇、和闐、莎車四行政區）警備總司令之職。正想作班定遠第二，與劉錦棠復生的工作，要永保新疆成爲中華民國的領土。此事被史達林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頭！此人不除，他的侵新計畫就成劃餅，永無實現可能。由此就知，楊德亮將軍之被調離新，猶

如宋岳飛連遭十二金牌撤軍之重演，豈不可嘆！史達林提名道姓，要迫離新疆的第三位將領，就是時任吐魯番警備司令田子梅少將。但在田少將的心目中，他的離新是自願的。此中原委僅有筆者得知其詳。今將歷時卅餘年的一段秘辛，敘述於後，以饜國人。

### 田子梅請調的秘辛

陶時岳重作馮婦，再度出任新疆警備總司令，時序已到民國卅七年六月間，駐防於近鄰的吐魯番警備司令田子梅少將。因頂頭上司換了新人，乃端程由防地趕來省城，作晉見之行。蓋因田氏入新雖最早，但多戍邊陲之地。陶時岳雖二次担任總司令之職。他却緣慳一面，尚不識陶的廬山面目。而筆者與陶却是多年舊識，因而被邀得作介紹人。不意當田將軍專車抵達總司令門口，說明來意後，却被門崗擋駕。同說總司令因新官上任，也正出去拜會有關官員。於是我們就調轉車頭，再拜會新二軍軍長葉成將軍。蓋因葉田二氏，雖同駐新疆多年，過去也都僅聞其名，尚未晤過面，也有拜會的必要。當我陪同田將軍進抵葉公館，由我作介紹人會面以後，尚未落座之際，陶時岳適時來到。在此場合，我這個原任介紹人，只好作壁上觀。得由葉將軍作了陶田的介紹人。當陶田握手寒暄過後，我們四人就圍坐在正好備有四個座位的小客廳內。陶上葉下，我和田氏分坐左右。

這時正是國共醞釀徐蚌會戰的前夕。因而四人一落座，就將話題轉到這一引人注目的戰事方

面。田子梅將軍一向心直口快，他首先提出此事，向陶發問：

「現在國共雙方正在醞釀徐州會戰之事，請總司令給我們論斷一下會戰前途！」

「你看如何？」陶在未答之前，先來了一個反問。

「我看前途樂觀！」

「你憑什麼樂觀呢？」

「我們過去剿匪，每多徒勞無功，就是因抓不住匪方主力。然而此次在徐蚌附近，總算把陳毅與劉伯誠兩大匪力圍住，大戰開始，就可一鼓將其殲滅！」

「你憑什麼力量，就能一鼓而殲滅陳劉兩匪呢？」

「據最近報載，我們現有黃伯韜、邱清泉、黃維、孫元良、李彌五大兵團進入此一地區。此外還有蔣緯國將軍的裝甲旅。再加上空軍助陣。合計起來我方有百萬大軍。有如此龐大的軍力，還怕解決不了陳劉二匪嗎？」

「你知道陳劉二匪的實力，目前又如何呢？」

「我們遠隔萬里，怎能得知呢？」

### 陶時岳量小論戰局

「哈哈……」陶時岳先來了一陣輕藐的冷笑後，才又接下去說：

「兵家有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』，於今你僅知己而不知彼，何能斷言一舉殲敵呢？我以為匪軍過去不敵和國軍正面對抗，是他們既知己而又知彼，才取避戰戰略。於今陳劉二匪竟敢

和國軍面對面的作戰。此一大胆行為，決非冒險盲動，自有力量憑仗。我就依此推斷，此次徐蚌會戰的前途，不容樂觀。多半是凶多吉少！」這是陶時岳對徐蚌會戰前夕的看法。也算是對田將軍所問的答覆。

坐在主人位上的葉成將軍，乘陶田問答告一段落後，緊接着開口發問：

「依總司令此一論斷，徐州可能不保，那麼我方固守蚌埠又如何呢？」

「徐州是四戰之地，自古為兵家所必爭。如徐州不保，蚌埠亦難保！」

「再退一步來說，如守淮不成，退而守江，當可形成隔江對峙之局，可保備安？」

「自古守江者，就必須先守淮，如守淮不成，守江亦不成！」

葉將軍對陶時岳此一答法，認為有些強辭奪理，理由欠足。淮與江何能相提並論。乃又補充了自己的理由又說：

「長江水深面闊，自古天險。於今敵欲渡江更加困難！因為我們上有空軍的偵防，下有海軍的截堵。而匪方却無海空軍相對抵抗。他們僅憑步兵血肉之軀前來搶渡，豈不是向閻王爺報到找死，談何容易，得渡長江呢？」

「你要知道，敵人會在你海空軍不能發揮威力的時候，去搶渡呀！同時江南地方，原就是共匪的老巢。而今新四軍的大本營，還不是存在長江以南嗎？何必再渡呢？」

陶時岳此一回答，頓使葉氏語塞。憋了半肚子悶氣的田將軍，乃又乘陶、葉無話可說之際，

插口又說：

「總司令的此一高見，可說又成了『知己知彼』的論斷。爲了徐蚌會戰前途着想，應將此一高見，迅呈最高當局，對於會戰的兵力，我方重新佈署，再爲增強。務必求得此戰的勝利，冀將敵焰壓下！」

一個人的陰險深處，平時很難爲人所知。最怕的就是話擠話，一時情急，才露出真情。陶時岳被田子梅的問話，擠到這裏，他毫無考慮，就直言不諱的回說：

### 大發牢騷原來如此

「我陶某人，一向不爲最高當局所重視，說了還不是白說。否則我還會給黃埔同學，當了十年部下嗎？」

陶時岳是保定軍校前期出身，自調服西北軍旅，即歸黃埔一期出身的胡宗南將軍指揮節制。他認爲受了委屈。迨至張治中出任西北軍政長官後，即時提升爲副長官，才算擺脫胡將軍的部屬關係，遂有此話。在座的葉田二將軍，都是黃埔三、四期的同學。雖然陶的話中另指有人，但也覺得不是味道。他們三人頓時沉靜下來無話可說。筆者爲了打破此一尷尬僵局。也就不顧「班門弄斧」之嫌，也插言談起軍國大事來：

「當前時局的演變，愈來愈覺險惡，如不設法挽救，不僅東北、華北無望規復，進而對華南也難確保！」

「你有何挽救大局的高見呢？」這是陶時岳慣用先發制人的口語。

「窺諸我國歷史上的變局，每多爲華北勢力壓迫東南，而又多由西北威迫華北。以目前的情勢來論。如我們能將大西北的力量，團結起來，統一運用。就可進迫華北，挽救東南。」本人語方至此。性急的田子梅將軍，就插言爲我打邊鼓的說：

「李兄這個意見，我舉雙手贊同。我們就擁護副長官領導西北全體軍民，朝這條路上走去。」

「擁護我有什麼用，要有真正的力量才行！」

筆者爲了貫徹己見，當然不服，乃接下又說：

「西北各省可說是回民聚居之地，他們對無神論的共產黨，一向持反對態度。再請駐防大西北的軍力，整個合起來，還有百萬之衆。這不就是力量嗎？」

「那有這麼多的軍隊呢？」

陶時岳駐防西北各省有十年之久，現在又身任副長官，對於西北地方共有多少軍力，他當然瞭如指掌。但在此時，認爲指揮不便，或不便指揮者，都不算數了。因而發出此一問號？但筆者與他的看法不同。在國家民族存亡絕續之秋，地方派系與平時的恩怨，到了此時此境，都可不筆勾消。於是我接下就指出西北各省的駐軍數目：

「陝甘兩省有五十萬吧？青寧兩省有三十萬吧？綏遠尚有十萬呢？再加上我們新疆的十萬，不也就够百萬之數嗎？」

「你太天真了！」當年筆者的年齡卅出頭，而陶時岳快到望七之年，二人年齡相差一大截。因而他以責備小孩的口吻，來責備本人。然後接下又說：

「陝甘的駐軍，都是胡（宗南）先生的，我能指揮嗎？青寧兩省的軍隊是二馬（馬步芳、馬鴻逵）的。歷任長官都不便過問，我這個副長官還能過問嗎？綏遠與西北一向無關，何況董其武最後還是跟着傅作義走。（當時傅已投匪）那能靠得住。再說我們駐新十萬人馬。焉能離開新疆呢？如此西北，怎能壓迫華北，挽救東南呢？」

### 不歡而散田萌退意

在民國卅七年，徐蚌會戰前夕，共匪的勢力，雖由史達林大力幫助，已由東北發展到華北。但國軍的戰力，尚保持完整。尤有最高領袖來領導，那有指揮不動的部隊，與未便過問的將領。只要位居要津的方面大員們，都能盡忠職守，和衷共濟，協力禦敵。共匪的勢力雖已猖獗當時，仍不爲懼。筆者當時就本此旨，遂提出上項意見。雖遭陶時岳的侮罵與輕視，並進而責難。但本人仍不甘心，就此罷論。乃又硬着頭皮，頂接下去：

「處此非常時期，各方都應打破常情來應變的。古人云：『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』，何況人乎。如陶先生誠心擔當此一扭轉乾坤的舵手，上下各方精誠進行，未嘗不能成功。」

陶時岳一聽筆者此語，就面帶慍色，厲聲回稱：

「你還年輕得很，天下那有那麼容易的事。古人云：『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』。以西北過去各方積怨之深，於此一宵就想消除，那是白日作夢。以當前的大局，我佔在西北軍政副長官的地位來論，對整個西方大局的措施，只有遵從張長官（治中）的和平原則，來維持一個小康局面，就算不錯。至於華北與東南如何演變？或好或壞？那是別人的事。我陶某人何必哈吧狗捉老鼠，多管閒事呢？如此而已！」

我們四人不期而遇的集會，竟大論徐蚌會戰前程。也可說是葉、田、李三人，舌戰陶峙岳的一場論戰。結果因話不投機，只好到此為止。筆者因恐他們三位將軍，繼續研究新疆軍情，未便參與，首先離位告辭。田子梅將軍第一次晉見陶某，印象太壞，也不願多留，隨亦請退。當我們二人走出葉公館的大門。坐入車後，田將軍邊走邊說：

「如此方面大員，硬以國家的前途，來洩其個人私怨！返防以後，必須設法請調，早離新疆為妙。免得追隨這種窩囊長官，將來一定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田子梅將軍駐防新疆多年，大都戍守邊地，因而與各將領多未晤面。此次由防地端程晉省，原打算晉見頂頭上司陶峙岳後，順便再拜訪威震北疆的騎五軍的馬呈祥軍長，與坐鎮迪化的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。但因晉見陶峙岳印象不佳，遂萌退志，也就不願再打擾別人，逕過邊防地，即時電請坐鎮西安的胡宗南上將，迅把他調離新疆，以便繼續為國效力。所述理由僅是人地不宜，

根本不知他已成史達林的眼中釘肉中刺，非假手張治中將他迫離新疆不可。因而胡宗南將軍接到田子梅請調來電後，要顧慮田氏係屬西北軍政長官部所轄，如不獲得張治中的同意，豈不結怨更深。這時張治中已將新疆的事處理告一段落，又返南京參加三人小組工作。於是胡張函電往返數次過後，乃商得一將兩就的辦法，准田子梅率其師部少數人員，離開新疆駐地吐魯番，調到甘肅天水一帶駐防。重新招兵買馬，從頭做起，另組新軍。其原屬三團部隊，仍留新疆補充其他師旅的兵力。因此之故，田子梅之離新，在他本人來說，是出於自願的，而非被迫的。

田子梅將軍雖於民國卅七年九月，如願調離新疆。但因胡宗南採用一將兩就的辦法不徹底，雖然調離新疆，但仍任西北軍政長官部轄區之內。就因有此藕斷絲連的關係，時經一年於民國卅八年九月底，他又率其殘部，輾轉退到新疆向陶峙岳報到。俟陶峙岳於九月廿六日通電降匪時，將田子梅之名列入作了貳臣。於民國卅九年元月，被彭德懷加上戰犯罪名，槍斃於吐魯番的紅沙戈壁灘上，屍骨曝野。最後真得落個死無葬身之地的悲境。此一段忠魂露骨的經過，似有存真的必要，略述於後：

### 田子梅真死得冤枉

民國卅八年四月廿四日，山西省會太原被匪攻陷。彭德懷乘戰勝餘威率其所部直撲西北重鎮的西安市，俟西京陷匪後，就轉頭調向猛攻甘肅省會蘭州市。當時馬步芳長官，曾三令五申要

調駐新騎五軍增援蘭州。奈因陶峙岳大施拖兵之計，不讓騎五軍東行。馬長官爲了救急，乃再下令徵調二二三師赴蘭解危。俟蘭州陷匪後，又負維護甘肅省政府之責，退守河西走廊。在高山一役，田子梅因身染重病，竟抬棺木與匪作戰。所部傷亡甚衆。酒泉陷匪後，再護送甘肅省政府進入新疆省境的哈密城。他和甘肅省政大員，不得不向陶副長官報到。不意時經二日，陶峙岳竟通電降匪，竟將他的大名列入，以壯降匪聲勢。筆者得悉田將軍抵哈後，即時邀請其拜會時任哈密專員堯樂博士，共商組織新疆反共游擊隊大計。因哈密駐軍全係田氏舊部，大有可爲。不意田氏尚未與舊屬晤面之前，當地駐軍因不滿陶峙岳屈膝降匪，突然兵變。原本史達林不准匪軍一兵一卒入新之策突然改變，引得匪軍入新。田子梅將軍此時，原想與本人連袂逃離鐵幕。無奈當時病魔纏身，無法遠行。只得留新任人擺佈。終於被彭德懷與王震二匪，將田氏押到曾經立功駐防的吐魯番城，公審遊行後，槍斃於火州的紅沙戈壁灘上。屍體被野犬與餓鷹吞食，真的應了他的遺言，追隨如陶峙岳的長官，死後一定無葬身地！悲夫！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 
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  
○，即可收到書刊。